

唐宋詞論叢

夏承燾著



唐
宋
詞
論
叢

夏承燾著

一九五六年·上海
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論文十二篇和附錄五篇。內容分四部分：(一)關於唐宋詞聲韻的，有“唐宋詞字聲之演變”、“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”、“詞韻約例”等；(二)關於詞樂、詞譜的，有“姜白石議大樂辨”、“姜白石詞譜說”、“詞律三義”等；(三)關於作家和作品的行實和本事的，有“夢窗詞集後箋”、“易安居士事輯後語”等；(四)關於詞書整理考訂的，有“詞籍四辨”、“四庫全書詞集提要校議”等。本書對於唐宋詞學和音樂文學、聲韻學的研究，提供許多重要問題和文獻。書末另附“顧貞觀寄吳漢槎金縷曲徵事”一篇，考證吳案始末甚詳。

唐 宋 詞 論 叢

夏承燾 著

*

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捌號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64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8 5/16 字數 155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(7) 0.75 元

目錄

詞律三義	一
「陽上作去」「入派三聲」說	八
何漢章讀「陽上作去」「入派三聲」說	一四
詞韻約例	三
唐宋詞字聲之演變	五
姜白石議大樂辨	九〇
姜白石詞譜說	九四
任銘善論白石詞譜中之折字	一六
羅蔗園折字說略	二三
白石十七譜譯稿	二五
白石詞樂說小箋	一四
羅蔗園讀「白石詞樂說小箋」書後	一六
夢窗詞集後箋	一六

「易安居士事輯」後語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吳庠：李易安金石錄後序署名記疑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詞籍四辨……………一九九

四庫全書詞籍提要校議……………三三

附錄

顧貞觀寄吳漢槎金縷曲徵事……………三六

詞律三義

萬樹著詞律，但辨平仄四聲，不及宮調律呂，四川先著嘗著書誚之；學者讀詞源諸書，亦謂不明樂律即不足言詞律。夫詞固叶樂之文，然文人作此，往往不盡如樂工所爲；且詞家談樂律，多好夸炫，詞源「五音相生」諸篇，借古樂妝點，實與唐宋詞樂不盡關切。今舉三義，以見宋詞叶律真相，不專爲萬氏辨誣也。

一 宋詞不盡依宮調聲情

東坡嘗譏秦少游詞爲入小石調，孔氏談苑亦載少游和王仲至詩，仲至笑曰：「又待入小石調也！」謂其傷乎柔靡也。周德清中原音韻分宮調聲情，謂「小石調旖旎媚嫵」。知元曲聲情，當與宋詞不遠。然宋人填詞，實不盡依宮調聲情。今舉一寸金爲例：此調始見於柳永樂章集（卷中頁七），乃其所填小石五調之一；次見於周邦彥片玉集（卷九頁二），明注「小石」；三見於吳文英夢窗詞（頁八），亦注「中呂商俗名小石」，而皆不作「旖旎媚嫵」語。樂章「井絡天開」一首乃送人守蜀之作，有云：「夢應三刀，橋名萬里，中和政多暇。仗漢節攬轡澄清，高掩武侯勳業，文翁風化。」方雅質重，爲柳集所僅見。片玉一首「州夾蒼崖，下枕江山是城郭」云云，後人

擬題爲「江路」，則行役懷歸之作。（陳允平西麓繼周集一首，亦同此意。）夢窗此調共兩首，一爲「贈筆工劉衍」，其二「秋壓更長」一首有云：「頑老情懷，都無歡事，良宵愛幽獨。歎畫圖難做，橋村砧思，笠簑有約，蓴洲漁屋。」亦皆非豔詞。他若曹勛以此調壽帝后，李彌遜以壽貴游，鳴鶴餘音以說列仙之趣，則更無涉乎「旖旎媚嫵」矣。

再以與小石調相反之正宮校之，正宮乃中原音韻所謂「惆悵雄壯」者也。今存詞調屬此者，有張子野之醉垂鞭，柳永之黃鸝兒、玉女搖仙佩、雪梅香、早梅芳、鬥百花、甘草子等。除柳永早梅芳「海霞紅」一首乃酬獻貴人者外，餘皆風情燕婉之作，如鬥百花云：「遠恨綿綿，淑景遲遲，難度。年少傅粉，依前醉眠何處。」雪梅香云：「可惜當年，頓乖雨跡雲蹤。雅態妍姿正歡洽，落花流水忽西東。」尤甚者如鬥百花：「長是夜深，不肯便入鴛被。與解羅裳。盈盈背立銀缸，却道你但先睡。」如玉女搖仙佩：「且恁相偎倚。未消得、憐我多才多藝。願嬾嬾蘭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爲盟誓。今生斷不孤鴛被。」（以上皆柳詞）凡此「旖旎媚嫵」之辭，不以入小石而以填「惆悵雄壯」之正宮，非可怪耶。

柳、周皆深解詞樂者，其顯例若此；足見宋人填詞但擇腔調聲情而不盡顧宮調聲情。至若千秋歲調，北宋人以弔秦少游者，南宋人或以爲壽詞，則但取腔調名稱，並不顧腔調聲情矣。

二 宋詞不依月用律

宋人作詞，又有「依月用律」之說，此亦關係詞律之一事，以予考之，亦不盡然。

碧雞漫志二：「万俟詠雅言、政和初召試補官，實大晟樂府製撰之職，新廣八十四調，患譜弗傳，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、制詞實譜。有旨：依月用律，月進一曲。自此新聲稍傳。」（有節文）案「依月用律」之文，見周禮注，張炎詞源五音宮調配屬圖，以八十四調分屬十二月，如正月用太簇，二月用夾鐘等，蓋借古樂妝點。今考周清真片玉集，前六卷分四時編次，以其宮調核對時令，符者僅下列七首：

秋蕊香，一絡索二首皆屬雙調，即夾鐘商，屬二月律；二詞皆寫春景。

蕙蘭芳引，屬仙呂；丁香結、氏州第一、解蹀躞三首皆屬商調；仙呂、夷則宮、商調、夷則商，皆七月律；四詞皆寫秋景。

華胥引，屬黃鐘，即無射宮，是九月律；詞寫秋景。

他如掃花游屬雙調，雖是春景，而詞云「暗黃萬縷」「掃花尋路」非二月景；而夾鐘商俗名雙調，本二月律也。法曲獻仙音屬小石，雖是夏景，而詞云「蟬咽涼柯」，非四月景；仲呂商俗名小石，本四月律也。至若以解語花詠元宵（卷七頁一），而高平實六月律；以六么令詠重九（卷七頁

一），而仙呂實七月律，以大酺詠春雨（卷七頁二），而越調實九月律，以花犯詠梅花（卷七頁三），而小石實四月律，以水龍吟詠梨花（卷七頁四），而越調實九月律，此等不勝枚舉。詞源下謂：『崇寧立大晟府，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，審定古調，淪落之後，少得存者，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，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，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，按月律爲之，其曲遂繁。』美成是首創此制之人，而所作不符月律如此，他可概見。草堂詩餘載胡浩然作秋霽調，亦名春霽，其詠春晴，名春霽，詠秋晴則易名秋霽，一調而春秋可用，律不依月，此尤爲顯例矣。

宋季詞人，猶有持『依月用律』之說者，張玉田詞源載楊守齋作詞五要云：『第二要擇律，律不應月則不美，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，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。』守齋所著『自度曲』今佚，不知能實行所說否。玉田與周草窗皆甚推守齋知樂，今取玉田集，校其時令，則仍十九不合，如：慶春宮詠寒食，水龍吟「春晚留別」，此二調片玉集注越調，實九月無射律也；夜飛鵲中秋作，此調片玉注道宮，乃四月仲呂律；夢窗注黃鐘商，則十一月律矣，滿江紅春日作，樂章、片玉、于湖、夢窗此調皆注仙呂，乃夷則七月律；足見守齋之說時人已不能守。（或疑柳永樂章集（卷上頁五）有傾杯樂云：『變韶景都門十二，元宵三五，銀蟾光滿。』乃元夕詞，調屬仙呂宮，正與守齋說合。然樂章集（卷上頁六）又有大石調迎新春云：『嶰管變青律，帝里陽和新布。晴景回輕煦。慶佳節，當三五。』亦元夕詞，而大石調乃十一月黃鐘律。知傾杯一首，蓋是偶合。且南

北宋樂紀不同，柳永仁宗時人，亦斷無預爲大晟守律之理也。）

守齋之文，猶有不可解者。十一月黃鐘律，用正宮固應月矣，而仙呂宮即夷則宮之俗名，乃七月律，何得用之元宵。友人蔡楨爲詞源疏證，疑其有誤字。方成培詞塵謂：「仙呂」乃「南呂」之訛。「宮」字衍文。正月律當用太簇，然太簇之均以南呂爲徵，徵爲火，元宵燈火之事，故宜用南呂。古人用律之精如此。」此說紆曲，殊不可信。予初疑宋詞不用中管，依律，正月應用太簇，而太簇乃中管調，故避之不用，惟何故改用七月律，則不可解。曩與張孟劬先生（爾田）商此事，先生謂：「宋詞非不用中管，特用之者少耳。頗疑仙呂宮即中管仙呂宮，亦爲南呂宮，爲八月正律，此豈以元宵踏月與中秋賞月相同，故假借用之歟。」此雖妙解，然仍無以盡決此疑。然則，「依月用律」之說，其宮調配屬尙有疑問，無怪時人奉其說者亦不能自守也。

三 宋詞不用中管調，故不能「依月用律」

宋詞不能依月用律，由其有一不可解決之困難，即不能用四十八調中之三十五中管調是也。宋詞以啞聲築和唱，見白石詞序（他本姜詞，「啞」或作「亞」，以其聲較弱也）。啞聲築即今頭管，中管則較頭管短一半，聲高一倍，艱於吹奏，故宋詞不用。案詞源五音宮調配屬圖：

正月用太簇，三月用姑洗，五月用蕤賓，八月用南呂，十月用應鐘，皆中管調。若依月用律，則此五個月之詞皆不可歌。今檢美成片玉集，共詞百餘首，無一首用中管調者，是即無一首依此五個月律之詞矣。然片玉集四時之景皆備，足見其依月用律者蓋十無二三也。（片玉集乃陳元龍改編以應歌，故以四時之景爲序，美成原詞固不盡爲時景應歌作也。）

朱彊村先生刊白石歌曲，卷四喜遷鶯調下注「太簇宮」；又刊夢窗詞頁七十五喜遷鶯，亦注「太簇宮中管」；初疑此調確用中管，然細檢白石詞，除自度曲外皆不注宮調，惟此與齊天樂注「黃鐘宮」是例外，似非出自石原本，張奕樞、陸鍾輝二家刊姜詞，同出宋本，皆無此注，足爲右證。朱刊夢窗詞，用明鈔本，所注宮調，頗爲凌亂，全編用中管者，惟此一首，或即沿姜集之誤。案喜遷鶯調，金奩集有韋莊令詞二首，注黃鐘宮，欽定詞譜卷六，謂史梅溪集有此調慢詞，亦注黃鐘宮。查南北曲此調亦皆入黃鐘，當即沿宋詞之舊。此黃鐘宮無論是正宮抑無射宮之俗名，皆顯非中管調。以此互證，姜、吳二集之注太簇，殆不可從。南宋詞集中似不應有屬太簇之曲調，即不應有用中管之曲調也。（碧雞漫志卷四，據理道要訣，謂唐時萬歲樂屬太簇商，安公子屬太簇角，羯鼓錄載傾杯、婆羅門、破陣樂皆在太簇商。此則唐時樂紀不同南宋，此太簇商、太簇角非即南宋之中管高大石調、中管高宮角也。）

以予所知，今存宋人詞中，其確用中管，且確爲依月用律者，惟有僅見之一首，即万俟雅言

所作之春草碧是。詞譜^{六十}謂雅言大聲集此首注『中管高宮』、太簇宮中管高宮乃正月律，雅言以賦春草，正應月律。雅言亦首創依月用律之人，此當爲任大晟府製撰時緣飾功令之作。彼時新曲，當不止此，大聲集既佚，僅留此一闕矣。（白石集中越九歌，其旌忠一首，注『中管商調』，乃古詩而非詞；蔡孝子一首注『中管般瞻調大呂羽』，則高般涉調之誤；詞源，『大呂羽俗名高般涉調』，實非中管也。）

總之，『依月用律』之說，本出大晟諸人附會古樂，詞家佇興之作，但求腔調諧美，何必守此功令。張炎、楊缵論詞之書，張皇幽邈，以此自炫，由今觀之，亦緣飾之辭，不足信也。

後記

鄭文寶南唐近事云：『進士李冠，善吹中管，妙絕當代。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，上甚欲召對，屬淮甸多故，盤桓朞月，戎務日繁，□不獲見。出關日，李建勳贈一絕云：『韻如古澗長流水，□似秋枝欲斷蟬。可惜人間容易聽，新聲不到御樓前。』』據此，五代時有以吹中管聞名者。以一小技而上徹宸聽，至欲遠道召見，其爲時人所尠能可知，宜其下逮南宋，遂成絕響矣。

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寫於西湖羅苑

一九五六年二月改定於梅東高橋

「陽上作去」「入派三聲」說

元曲字聲，有「陽上作去」，「入派三聲」之例。

「陽上作去」者，謂陽上聲之字讀作去聲，如「動」讀作「洞」，「似」讀作「寺」，「動」「似」皆陽上也。周德清著「中原音韻」，於「動」「奉」「丈」「像」「是」「市」「似」「漸」諸陽上聲字，皆列去聲部。今日黃河、長江流域於此數字，皆仍讀去聲，錢塘江以南乃能了了讀爲上聲耳。

「入派三聲」者，謂北方無入聲，入聲之字皆派入平、上、去三部內也。如「匹」「十」「匿」皆入聲字，而「匹」讀上聲，「十」讀平聲，「匿」讀去聲。蓋依其字聲清濁分派：凡清聲之入皆讀作上，見、溪、端、透、知、徹、幫、滂、非、敷、精、清、心、照、穿、審、影、曉十八紐所屬之字是；次濁（即不清不濁）之入皆讀作去，疑、泥、娘、明、微、喻、來、日八紐所屬之字是；正濁之入皆讀作平，羣、定、澄、並、奉、從、邪、狀、禪、匣十紐所屬之字是。證之元人曲文及今日北土方音，大抵如此也。

今案此例不始於元曲，宋詞實已有之。方千里和周邦彥詞，四聲不易一字。今舉周詞壓卷「瑞龍吟」雙拽頭爲例，取方氏和作對照如下：

(周) 章臺路，還見褪粉梅梢，試花桃樹。惜惜坊陌人家，定巢燕子，歸來舊處。(第一片)

(方) 樓前路，愁見萬點風花，數行煙樹，依依斜日紅收，暮山翠「接」，平蕪「盡」處。

(周) 黯凝竚，因念個人癡小，乍窺門戶。侵晨淺約宮黃，障風映袖，盈盈笑語。(第二片)

(方) 小留竚，還「是」畫闌憑暖，半扃朱戶。簾櫳儘日無人，消凝悵望，時時自語。

兩片五十四字之中，四聲參差者，只「接」對「子」，「盡」對「舊」，「是」對「念」三處。

而「接」字精紐，清入作上，可對「子」字；「盡」「是」則皆陽上，可對「舊」「念」；正合「入派三聲」「陽上作去」之例。雖方詞全編，不盡符此，然不符者究屬少數。即以「瑞龍吟」一首論，全詞一百三十餘字，只一「唾」字失守，亦可見其遵循不苟矣。

方氏南宋時人，此等在詞，尙非最早之例。唐、宋詞家之嚴於字聲者，殆以溫庭筠、晏殊爲最先。晏詞每片結句，尤嚴辨去聲，予舊爲「詞四聲說」，嘗備列之。茲舉其集中「訴衷情」各首之兩結，作例如下：

撩「亂」有啼鴛 牽「繫」人情

紅「樹」間疏黃 無「限」思量

和「露」泣西風 心「事」無窮

閒「共」柳絲垂 只「是」相思

齊「拜」玉爐煙

富「貴」長年

清「唱」退行雲

歲「歲」長新

每句第二字皆用去聲，「限」「是」則是陽上，可見晏集已有「陽上作去」之例。（七首中惟有第一首「逢著意中人」之「著」字爲例外。）又「採桑子」七首，其每片結句之末第二字亦必用去聲，如：

依舊銜泥入「杏」梁

夢裏浮生足「斷」腸

把酒攀條惜「絳」蕤

滿眼春愁說「向」誰

深入千花粉「豔」中

一片西飛一「片」東

幾處風簾繡「戶」開

慢引蕭娘舞「袖」迴

紫豔紅英照「日」鮮

貼向眉心學「翠」鈿

淚滴春衫酒「易」醒

何處高樓雁「一」聲

尙有山榴一「兩」枝

待得空梁宿「燕」歸

「杏」「斷」「戶」「兩」亦皆陽上，「日」字次濁作去，例外惟一「一」字清入，不得讀去

耳。（「中原音韻」「一」字亦作去讀。）

他如「長生樂」二首，上片結句以「滿」字對他首之「泛」「醉」。「喜遷鶯」四首，下

片結句，以「伴」字對他首之「壽」「樹」。「少年游」四首，下結「斷」「似」，對「贈」「慶」。「破陣子」四首，下結「冷」對「細」「萬」「未」。「蝶戀花」七首，上結「盡」「盡」對「下」「燕」。最多者「漁家傲」十三首，其兩結「我」「盡」「是」「了」「斷」「似」「盡」對「事」「下」「片」「去」等。凡以上聲對去聲者，皆是陽上。其例外作陰上者，僅「喜遷鶯」一「古」字，「漁家傲」一「點」字，一「影」字而已。三十四首十八例中，僅三字例外，其非出偶合，蓋斷然矣。

晏集又有「相思兒令」二首，全詞僅四十餘字，而用陽上作去者五字，入派三聲者三字。「珠玉」全編，以此首最爲顯例矣。分寫如下：

第一二首上片

昨日「探」春消息，湖「上」「綠」波平。無「柰」「繞」堤芳草，還「向」「舊」痕生。春色「漸」芳菲也，遲「日」「滿」煙波。「正」好「豔」陽時節，爭「柰」「落」花何。

第一二首下片

「有」酒且「醉」瑤觥，「更」何妨檀板新聲，誰教楊「柳」千絲，就中牽「繫」人情。「醉」煞擬「恣」狂歌，「斷」腸中贏得愁多。不如歸「傍」紗窗，有人重「畫」雙蛾。「向」「柰」「醉」「恣」「繫」「畫」皆去聲相對。「漸」「繞」「有」「斷」「柳」，

則以陽上對去聲之「探」「豔」「醉」「更」「傍」。「日」「綠」「落」皆次濁作去，以對「上」「滿」「舊」。全詞例外，惟「無」對「正」、「好」對「奈」二處耳。

或謂元人周德清作「中原音韻」，僅辨平聲陰陽，不及上去，疑宋人未必能判上聲陰陽。子案邵雍作「皇極經世」，其「觀物篇」三十五，論聲音唱和，於四聲皆分列清濁，雖其所謂清濁，不同今之陰陽聲，而已因律呂明一聲兩分之理。又南宋閩人嚴粲作「詩緝」，其凡例謂上聲濁音皆須讀去聲，如「咒」當讀「寺」，不當讀作清聲「死」音；「動」「奉」「在」「武」等皆然。是分明已有陽上讀去之例。大抵四聲之分陰陽清濁，不由時代古今之殊，實由地域南北之異，非古疏而今密，實南密而北疏。劉熙載「藝概」謂「「中原音韻」始分陰陽平，明范善濤「中州全韻」始分陰陽去，後人又分陰陽上。」此但可言韻書先後之序耳，若謂字聲後來加密，則非篤論也。

江永曰：「上聲逢最濁位，有轉音方音，或似去而非去者。如呼「動」如「凍」，呼「簿」如「布」，呼「弟」如「帝」，呼「舅」如「究」之類。或以去聲讀之則謬矣。」案宋詞元曲「陽上作去」「入派三聲」之例，實皆出於方音。江氏謂此等字讀去聲則謬，但可以之論誦詩，不得以之繩宋詞也。

詞中入派三聲，清初萬樹亦已見及，「詞律」（卷一）收石孝友入聲韻「南歌子」一首，